

“云中锦书”之凝固的史诗

□ 任翔宇

亲爱的朋友：

上次在大同匆匆一别，算算也有些日子了。照片整理得如何？我猜你翻到云冈大佛那一组的时候，一定又停留了很久。那尊坐佛的眉眼，那种说不出的安宁与悲悯，隔着手机屏幕都能让人安静下来，对吧？还有华严寺里那尊合掌露齿菩萨，你当时站在她面前怔了好一会儿——我记得你说：“她好像在笑，又好像没笑。”这句话，其实比很多专家的论文都说到了点子上。

上次走得急，我们打卡了寺庙，拍了石窟，吃了刀削面，但有一件事我没来得及和你好好聊聊。那就是大同的雕塑。

不是泛泛地说“大同有很多雕塑”，而是大同这座城市，本身就是一座露天的雕塑博物馆，是石头与泥土写就的史诗，是中国雕塑艺术两千年以来最浓墨重彩的一页。如果说飞越云中让你从天空俯瞰了大地的肌理，那么走进大同的雕塑，就是让你从时间的纵深里，触摸一座城市最深沉的灵魂。

你可能会说，石窟嘛，寺庙里的佛像嘛，全国各地都有，大同的有什么不同？

太不同了，朋友。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先说云冈。你上次去云冈，走的是常规路线，昙曜五窟看了，大佛拍了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从第十六窟到第二十窟，那五尊大佛的面相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有的鼻梁高挺，眉骨深邃，带着明显的西域甚至犍陀罗的痕迹；有的则面相圆润，眉目舒朗，已偏向中原的审美。这中间的微妙变化，其实藏着一部北魏王朝的汉化史。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五世纪，那是拓跋鲜卑从草原马背走向中原殿堂的关键几十年。早期的昙曜五窟，佛像是雄浑的、粗犷的，带着北方游牧民族那种天地间唯我独尊的霸气，你站在第二十窟大佛面前仰头看，那种压迫感和庄严感，是后来的石窟里很难再找到的。而到了中期的洞窟，飞天开始变得飘逸，服饰开始变得繁复，建筑装饰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斗拱样式——这是鲜卑人在学习、在吸收、在把草原的雄健和中原的典雅搅拌在一起。到了晚期，庙窟里的造像已经清秀得如同南朝士人。“秀骨清像”这个词，就是从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里来的。

所以你看，云冈石窟不是静止的雕塑群，它是一部流动的、鲜活的、从粗犷走向精致、从西域走向中华的艺术编年史。你花两个小时走一圈看到的，是北魏工匠花了60年凿出来的。60年，几代人的心血，一锤一钹，把一座武周山凿成了佛国。我在云冈做过很多次志愿者讲解，每次讲到第二十窟大佛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，都会停一下。那微笑穿越了1500年，依然能让站在面前的人心里一颤。这大概就是雕塑的力量——石头不会说话，但石头比任何文字更耐久，也更诚实。

大同的雕塑远不止云冈。

上次在华严寺，你被那尊合掌露齿菩萨吸引的时候，我其实特别想告诉你她的来头。那是辽代的泥塑，距今差不多900年了。辽代，契丹人建立的王朝，你可能会觉得游牧民族的艺术应该是粗线条

的，恰恰相反，辽代的彩塑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细腻高度。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里的三十一尊辽代泥塑，是中国现存辽代彩塑中最精彩的一组。那些菩萨有的趺坐、有的站立、有的合掌、有的持物，姿态各不相同，但每一尊都有一种流动的韵律感。尤其是你注意到的那尊合掌露齿菩萨，她双掌合十，微微露齿而笑，身体呈优美的S形曲线，跣足而立，仿佛刚从天界飘落入间，还带着一缕不经意的笑意。上世纪30年代，梁思成先生来大同考察古建时，见到这尊菩萨，惊叹不已，后来在著作里反复提到。有人说她是“东方维纳斯”，我觉得这个比方并不确切——维纳斯是断臂的、残缺的、神性的，而她是完整的、鲜活的、带着人间烟火气的。她的笑不是蒙娜丽莎那种神秘的、疏离的笑，而是一个真实的、温暖的，好像认识你很久的人才会有笑。900年的泥巴，笑成了这样，你说神不神？

善化寺也要提一提。善化寺的大雄宝殿里有金代彩塑二十四诸天，那又是一番气象。金代造像比辽代更趋饱满和厚重，那些天王力士，肌肉贲张，甲冑森严，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威压。你如果把这组造像和华严寺的辽代菩萨放在一起看，就会明白什么叫“时代精神”——同样是泥塑，辽代尚秀，金代尚力，一个王朝的气质就这样凝固在了匠人手指捏出的褶皱里。

我有时候想，大同为什么能留下这么好的雕塑？答案其实就在大同的地理位置里。大同是边塞，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。北魏在这里建都，辽金在这里设西京，每一个时代都有最顶尖的工匠被征调到这里，为皇家和寺院服务。这些工匠来自四面八方，西域的、中原的、江南的、草原的，他们把各自的技艺和审美带到了一起，在武周山的砂岩上、在华严寺的泥胎上、在善化寺的彩绘上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融合与创造。所以大同的雕塑，最大的特色不是某一个时代的风格，而是“层累”：一层叠一层，北魏的雄健之上叠加了辽金的雍容，辽金的雍容之上又叠加了明清的繁丽，每一层都不掩盖前一层，而是像年轮一样忠实地记录着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步。

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没注意到，那就是大同的九龙壁。明代代王朱桂府邸前的照壁，400多年了，那些琉璃龙翻腾于海浪祥云之间，黄绿蓝紫色彩斑斓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、建筑年代最早的九龙壁。你去过北京故宫的九龙壁，对吧？大同这座比北京那座早了300多年，长一倍，龙也多。不，是一样的九条龙，但气势更足、更野、更不收敛。你看，连一面照壁上的龙，大同都要做得比别处更“过”一些。这不是铺张，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气魄——当年北魏首都的底子，辽金西京的排场，到了明代虽然降格成了藩王封地，但那股子不将就的劲儿，还是从琉璃瓦缝里冒了出来。

说到这里，你大概明白了吧。大同的雕塑，不是孤立的、零散的文物，而是一个完整的、连续的、从北魏到明清未曾中断的艺术谱系。石雕、泥塑、木雕、砖雕、琉璃、彩绘……几乎你能想到的雕塑门类，在大同都能找到顶级作品。这就是为

什么有人说，了解中国雕塑史，不来看大同，等于缺了半部。

“中国雕塑之都”是大同非常重要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冠冕，近年来，在进行大同文旅宣传报道中，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城市IP之一。大同古城内的雕塑博物馆，是国内首家雕塑主题博物馆。还有大同国际雕塑双年展等主题展，从2011年到现在，已办了好几届，全世界的雕塑家带着他们的作品，在这座千年雕塑之城里对话、碰撞。古老的云冈大佛和当代的不锈钢抽象雕塑遥遥相望，900年的辽代菩萨和二十一世纪的数字艺术装置共处一室——这种时空的折叠感，这种古今的交响，你只有在大同才能体会到。

雕塑，和别的艺术不太一样。画是二维的，音乐是时间的，但雕塑是三维的、实体的、占据空间的。你得绕着它走，从正面看、从侧面看、从背面看，光从不同角度打上去，表情都不一样。上次你逛华严寺只用了40分钟，太赶了，太赶了。一尊好的雕塑，值得你在它面前站半个小时，像和老朋友对坐喝茶一样，不说话，就看着。还记得贾樟柯电影《风流一代》里那座“小小宇航员”的雕像吗？它与曾经在红旗广场上“福地宝城”凤凰展翅雕塑、后来的赵武灵王雕塑以及散落在大同公园、厂矿单位以及街角口袋公园的雕塑作品一样，与现在正火的东南邑历史文化街区里更具艺术气息的艺术雕塑一起，汇成了大同的雕塑洋流，沿着这洋流，漫步城市，恍然如梦。

下次再来大同，我给你安排一条“雕塑深度游”路线。我们用一整天泡在云冈，不只是看大佛，我带你去看那些游客很少去的洞窟——第六窟里的佛传故事连环画，那叫一个精妙绝伦；我们用半天泡在华严寺和善化寺，我给你讲每一尊造像背后的故事；傍晚去九龙壁，夕阳打在琉璃上，那个光彩比任何滤镜都好看。如果你时间够，我们还可以去看看大同周边的石窟寺和古寺庙里散落的造像，以及那些藏在城市与乡野里的其他雕塑，有时候反而有一种更质朴、更动人的力量。

蒋勋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：当你真正站在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面前，你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，它会自己和你说话。我深以为然。但我也想，如果你对大同的雕塑多了一层了解，那些石头和泥土对你说的，会是更丰富、更深情、更动人的话。它们会告诉你北魏的雄心、辽金的雍容、明清的烟火、当代的风姿；告诉你信仰的力量、匠人的执着、时间的慈悲。

一座城市的底色，不光写在它的史志里，更刻在它的石头上，塑在它的泥土里。大同的雕塑，就是大同最诚实的自传，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自己的笔迹，每一笔都不敷衍。

怎么样，是不是心动了？那就安排起来吧。下次来，我们不看热闹，看门道。大同的雕塑会等你的，它们等了1500年了，不差这几个月。

秋凉好个天，正宜看凝固的史诗。

shishuo·xiangyu
2026.08.27

白露

□ 刘刚

露珠儿轻垂在草尖
像昨夜未干的泪
秋风路过时
一颗玻璃心在轻轻颤抖

我数着台阶上的落叶
一片、两片、三片
忽然想起你转身时
衣角扬起的弧度

目光望不透窗纱
却把思念拉得很长很长
长到能绕住整个秋天
却绕不住你远去的背影

所谓的伊人会随露珠消失
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
只有潮湿的痕迹
证明曾经演绎的故事

我把你的名字
写在雾气朦胧的玻璃上
阳光升起时，所有的
都会和露水一起蒸发

白露入诗笺

□ 伊梦遥

《诗经》裹着秋凉
在我膝间摇晃
封面字痕里，浮出霜白
映照先秦月光

指尖细捻“蒹葭”二字时
眼前，忽然淌出露水
不是今日易散的晨霜
是两千多年前
沾在芦苇尖的凉
轻触，就爬上纸页
漫过旧句
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
原来，所有古老的凝望
都在某个瞬间
悄然落入诗行